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王衛平 主編

貝青喬集

(外一種)

【清】貝青喬 著

馬衛中 陳國安 點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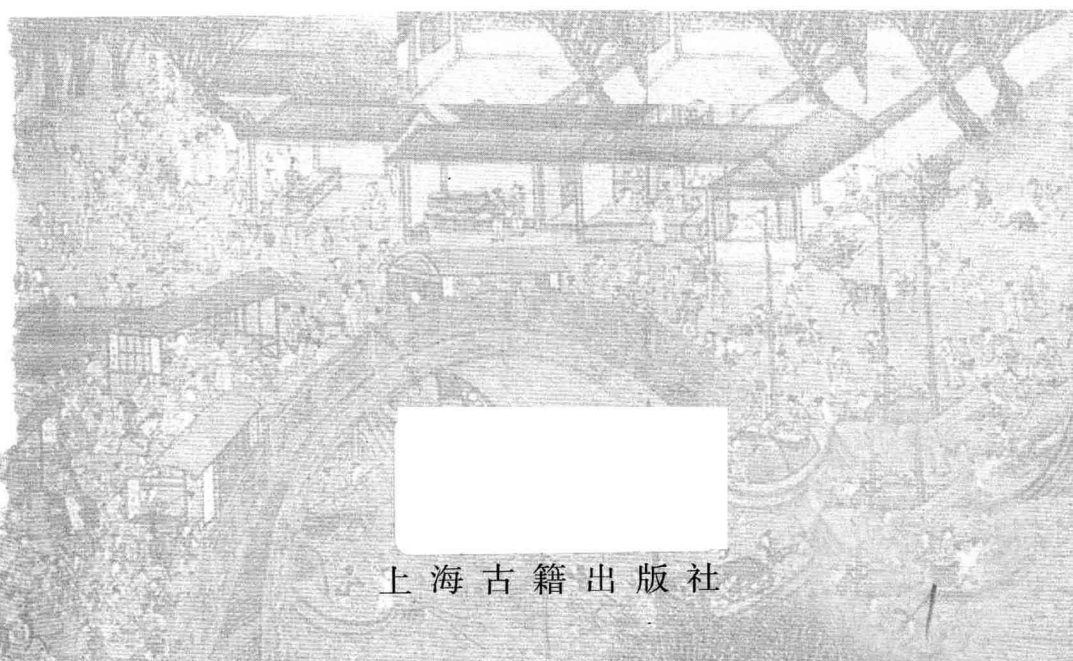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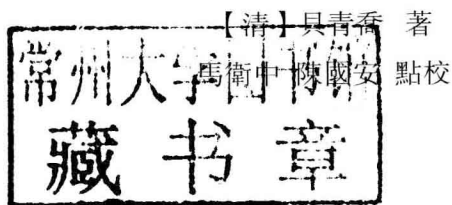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

王衛平 主編

貝青喬集

(外一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貝青喬集:外一種/(清)貝青喬著;馬衛中,陳國安點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ISBN 978-7-5325-6582-5

I. ①貝… II. ①貝…②馬…③陳…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77174 號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貝青喬集(外一種)

[清]貝青喬 著

馬衛中 陳國安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8.25 插頁 5 字數 458,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100

ISBN 978-7-5325-6582-5

I·2599 定價:66.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蘇州文獻叢書》編纂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麗新 王鴻聲

副主任委員 繆學爲 陳 嶸

委 員 徐春宏 朱曉平 金德政 張 欣 王衛平
袁勇志 馬衛中 羅時進 王稼句 吳恩培
朱小田

主 編 王衛平

總序

王衛平 羅時進

吳之地域，自遠古形成，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混茫遠接，涵演淵深，太湖文化於茲含孕；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盡望無際，滿目森茂，江南文明緣此成長；而憑陵高峻，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

初民遠逝，先賢杳渺。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但憑借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對吳地的歷史事件、過程、走向、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做力所能及的還原，而視今探古，唯物以求，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吳文化，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提煉、呈現。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人文化成”，即“文”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化”入生產、生活、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

考察吳地“人文化成”的過程，當着眼於地、人、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正如陳去病云：“端委化俗文明開，延陵觀樂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學，宗風肇起孳胚胎。加以

太湖三萬六千頃，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鍾夕毓孕靈秀，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①穆彰阿亦謂：“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而山川風氣爲之也。江南乃古名勝之區，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方促進了“詩書之澤”、“文獻之邦”的形成，使得唐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袁永之文集序》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鐻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巨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朝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瑰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穀、蔡孔目九逵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頡頏其間。^③

① 《陳去病詩文集》卷一《浩歌堂詩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

這是一份“文壇點將錄”，然而纔開到明嘉靖中期，已是繁不勝舉了，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綜觀歷代，豈能盡數！這是值得吳中，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

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也有現實的價值。廣袤的吳地，現代的發展與成就，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亦由歷史而累積。因此回望吳文化，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尋求到借鑒與經驗。除此之外尚應看到，吳文化是地域文化，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這種地方性特點，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它不但是方言音聲、風俗習慣、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映照的根據。從這一意義上說，研究吳文化，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它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

吳文化研究，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當推文獻整理。1918年冬，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成立了“吳江文獻保存會”（又稱“松陵文獻保存會”），其《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曰：

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揚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葉、朱、徐、吳、潘，風雅相繼，著書滿家，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相與賞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後，其風流餘韻，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沾其膏馥，而雅道於以弗替。用是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卷盈乎緗帙，斯

故我鄉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夫責固有之，情更應爾。”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建構與蘇州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作為儲存吳文獻、發展吳文化的平臺。

兩年前，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面向江南，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蘇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們難以窺其全豹，畢功一役，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逐步整理面世。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精益求精，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

（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① 張明觀、黃振業編《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頁。

前言

在籌劃《蘇州地方文獻叢書》選題時，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晚清蘇州詩人貝青喬。有先生問及貝青喬入選的理由，我說很簡單，貝青喬是改變中國歷史的鴉片戰爭時期蘇州最著名的詩人。所謂著名，指其聲名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蘇州的地域範疇。建國以來，國內學術界討論鴉片戰爭時期的文學，幾乎都會提到貝青喬的名字，提到他的大型七言組詩《咄咄吟》。錢仲聯先生認為《咄咄吟》“反映鴉片戰爭時期敵寇之橫暴、清政府官吏之昏聩、將帥與人民之英勇抗敵，字字為血淚凝成。不特思想性強，藝術性亦高”，“同時則龔自珍《己亥雜詩》亦其類矣”（《論近代詩四十家》）。近代詩歌，能與《己亥雜詩》媲美者不多。而對《咄咄吟》的高度評價，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晚清思想家王韜便說《咄咄吟》是貝青喬親赴前線、佐揚威將軍奕經幕府、浴血槍林彈雨，“不避艱險，冀有所樹立，顧卒無所成功”，於是在磨盾草檄之暇，成以“具載當時軍中利病，識者以為不愧少陵詩史”（《瀛壖雜誌》卷四）的著作。

由此可見，貝青喬的成就與地位，不僅體現在文學方面，還表現在史學研究領域。並且，貝青喬留給後人的，除《咄咄吟》以外，還有其他著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和歷史價值。羅爾綱先生編輯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續編·太平天國》，就收有貝青喬的筆記著作《爬疥漫錄》。因此系統整理、出版貝青喬的詩文稿，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以為，入選《蘇州地方文獻叢書》的著作和作者，除了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外，更要注意在蘇州地方的代表性。清代道、咸年間，蘇州有一批文士，他們出身寒門，一直在為生活奔波，但是，他們又胸懷理想，有着救國救民的抱負，祇是政治黑暗，以致懷才不遇，報國無門。他們被學術界稱為“吳門寒士群體”，這其中有人們所熟知的江湜、沈謹學等，當然，還有更多人，因為是寒士，他們根本不為當時人知曉，更為今天研究者所忽略，如徐寶澣、徐晉鎔、張鴻基、管蘭滋等。貧困的際遇迫使他們抱團取暖，經常聚在一起，既交流思想、切磋藝文，亦互相接濟生活。徐晉鎔曾經如此回憶他和沈謹學的友誼：“是年值水荒，我貧室如洗。手貽十餅金，令我免囂恥。是雖友誼常，難君亦貧士。”（《手鈔亡友沈山人詩竟題後》）“難君亦貧士”，沈謹學生活之艱辛，在貝青喬詩中亦有反映，其《題沈四山人遺詩》自序謂其“傭耕於甫里之楓莊，治田泥古法，坐廢其業，吟嘯自若也。卒以貧死”。其詩云：“一種田家野趣饒，忘飢忍凍任逍遙。能安耕鑿貧非病，此是先民擊壤謠。”貝青喬與徐晉鎔亦有交往，其存詩有《歸里後江廣設飲即席呈徐晉鎔管蘭滋》、《贈徐晉鎔》等。而貝青喬另有《懷張大鴻基》詩，既抒發了理想，也表現了他們的生活現狀：“張也真吾友，奇懷鬱未開。狂招多口忌，貧煉一身才。咳唾皆詩卷，淋漓有酒杯。相思不相見，愁絕隴頭梅。”在這安貧又執著於道之追求的群體中，貝青喬無疑是傑出代表。

貝青喬（1810—1863），字子木，號無咎，又自署木居士。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惲世臨被劾僑寓蘇州，序《半行庵詩存稿》時曾詢得其生平，並作簡單概括，稱貝青喬“具有幹濟才，壯年嘗佐揚威奕將軍戎幕，不避艱險，冀有所樹立。既而無成功，乃往游京師，歸

復之浙，又嘗之黔、之滇、之蜀，足跡半天下，而卒窮愁落寞、患難顛倒以底於死。初，庚申之變，子木自浙迎母以去。越歲，杭城再陷，母子相失，子木出沒死生，尋母不獲，負罪引慝，無地自容。不得已，就直隸制軍劉公之聘，未及相見，道卒旅邸。嗚呼！文人之窮，一至此哉”？當然，我們還可以依據貝青喬自己以及當時人著述，勾稽其更多的生平事蹟，所得結論也祇是“橐筆依人”（葉廷琯《蜨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橐筆依人”而奔走四方，是因為生活所迫。對此，貝青喬在詩中無奈述之：

飛飛幕間燕，擾擾盤中蠅。飢驅謀一飽，百族相頻仍。橐筆事奔走，憔悴嗟可矜！磨礪腐儒骨，百年猶有棱。逝將息吾影，歸治田幾畦。聯床接吟侶，著屐呼酒朋。瀟瀟風雨夜，兀守南濠燈。（《為管蘭滋題寓樓聽雨圖》）

其實，貝青喬早年雖不富貴，也並不潦倒，可算是安逸。嚴迪昌《清詩史》謂其家族屬於“吳中新興文化世族，其父貝廷煦（1784—1818），字春如，號梅泉，又號三泉；六叔貝廷點（1793—1847），字孝存，號若泉，又號六泉，均為著名文士詩人。堂兄貝墉（1780—1846），字既勤，號簡香，是袁綬階長婿，係一代著名藏書家”（按：是處貝廷煦卒年有誤。貝青喬《將從軍之甬東紀別》詩，有“晨興上堂上，長跪別阿父。阿父顧而喜，雙眉色軒舉。為兒治戎裝，檢視到干櫓”句，知道光二十一年，即 1841 年貝廷煦尚存。又葉廷琯《蜨翁所見詩錄·感逝集》謂貝青喬“癸卯北上，應京兆試，到京三日，聞父諱歸”，則貝廷煦應卒於道光二十三年，即 1843 年）。近年書畫拍賣市場，時有貝廷點（即貝點）畫作出現，貝青喬亦有《六泉叔命題鍾進士出獵圖》詩。現存貝青喬早年詩作，有不少是追隨杖履

徜徉吳中山水之間的詩篇，如《家大人邀集同人遊西山夜宿法螺寺作》、《宿環山閣》、《覺海寺探桂》、《暮至花山寺上蓮峰頂》、《家大人暨六泉叔邀同印丈康祚葉丈廷琯程丈庭鷺往游陽山大石歸命作詩即步程丈原韻》等。當然，其父輩雖優處林下，亦以國運民生爲己任。前述貝青喬決定投筆從戎、告別時父親的態度便是佐證。又貝青喬《悲廠民》詩自序云：“癸巳冬，吾郡大水，既荒且疫，道殣相望。家大人憫之，倡捐設廠東虹橋側，衣之粥之，越明年三月乃止，凡活千餘人。嗚呼！天災流行，雖曰代有，亦人自取也。聽睹所及，輒形於詩。”受此影響，貝青喬早年便對下層百姓的苦難生活深感同情，其《流民謠》云：

江北荒，江南擾。流民來，居民惱。前者擔，後者提。老者哭，少者啼。爺娘兄弟子女妻，填街塞巷號寒飢。飢腸轆轤鳴，鳴急無停聲。昨日丹陽路，今日金閶城。城中煌煌憲諭出，禁止流民不許入。

同情的同時，貝青喬還在思考，尋究其原因。其《悲廠民》四首之四云：

愁霖恣凋瘵，惟農實受之。三時筋力盡，收穫乃若斯。輸納罄其室，追比還遭笞。振城不振野，何以補創痍？農民罹其困，情民蒙其施。竊恐吹畝間，游惰日以滋。區區設廠心，耿耿良在茲。願奢力弗繼，坐卧成歎咨。從容遍撫恤，是在良有司。居室競捐助，胥吏皆仁慈。分彼飽者飽，惠此飢者飢。整整千萬戶，霑被庶無遺。

“天災流行，雖曰代有，亦人自取也。”如何的自取法，貝青喬在詩中發掘得非常深刻。我們現在強調農業、農村、農民所謂“三農”問題，其

實古已有之。是詩對此的敘述，可謂切中時弊：水災造成的禍害，“惟農實受之”。雖然遭到水災，但稅賦、地租等一點也沒有減少，“輸納罄其室，追比還遭笞”，經濟和肉體承受着雙重折磨。水災引發了饑荒和瘟疫，朝廷考慮救濟，但卻是“振城不振野”，到了救命的境地，城鄉之區別，竟然還讓人有天壤之覺，冰炭之乖。其後果便是“農民罹其困，惰民蒙其施”，“區區設廠心，耿耿良在茲”，由此引出了其父親開設粥廠的初衷：“竊恐畎畝間，遊惰日以滋。”然“居室競捐助”，或有可能，而“胥吏皆仁慈”，卻是不可能的。“分彼飽者飽，惠此饑者饑。嗷嗷千萬戶，霑被庶無遺”，更只是詩人理想化的結果。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思考，貝青喬在鴉片戰爭爆發時，才會將國家之興衰存亡放在首位，以致自己的生命也已經置之度外。其《將從軍之甬東紀別》詩說“迴頭別阿母，阿母淚如雨。執裾哽不言，示意欲相阻”，好在“阿父促兒走，謂兒計非左。區區愁戰死，死綏亦得所。生為蟣虱臣，義當瀝肝腑。授兒劍一握，入穴刺蛟虎”。而詩人兩位女兒，更好像是和父親到了生離死別的時刻：

膝前兩嬌女，輾轉為父愁。孩心發危語，刺刺不能休。長女膽尤怯，急淚承雙眸。牽衣門前路，怨父何寡謀。傳聞鄭山下，礮雲若火流。迅雷一聲落，轟散千兜鍪。蟲蟻有趨避，孰肯湯燖投？今父挺身去，豈與性命讐？少女強解事，謂姊無煩憂。明年破敵返，看父當封侯。

貝青喬義無反顧地追隨奕經去了抗英前綫——寧波。這其中，固然與自幼所受教育有關。除了家庭的教育，還有老師的影響。《半行庵詩存稿》所存詩，有《林師則徐遣戍西口道出吾蘇走送呈詩》，其中云“公昔無吳日”，“階前盈尺地，許我揚雙眉”，可見林則徐對貝青喬的厚愛。他佩服林則徐銷烟抗英的勇氣：“謂公鎮南服，上契天心知。

島烟流大毒，一炬良所宜。”也對林則徐所受的不公正遭遇表示憤慨和同情：“何爲里吏議，褫職投邊陲。顛蒙昧無識，未免生然疑。”數年後，貝青喬尚有《林師書來存問兼贈白金詩以鳴謝》、《寄酬林師昆明節署》、《白水岩觀瀑侍林師作》、《侍林師行轅談讌翌日賦詩呈謝即以告歸》、《得滇信聞林師因病謝政》等詩，知其師生交誼之深。林則徐逝後，貝青喬又有《林文忠公誄詞》，洋洋六百言，寄托哀思。其實，鴉片戰爭時期的貝青喬，始終心繫國家之命運，試看其《洞庭東山謁明路文貞公振飛墓》：

妖氛纏北極，逆黨煽南都。竭力支淮甸，餘生盡海隅。香飛梅嶺潔，霜染桂林枯。共抱厓山痛，風枝泣夜烏。

這首寫於遊山玩水途中的詩歌，却充滿借古諷今之意。在貝青喬看來，南明的局勢，與他所處的清道光年間，是何等的相似！路振飛與林則徐，其抱負、其品格、其命運，也是何等的相似！祇是時光流轉了二百年。

有關貝青喬鴉片戰爭時期創作的詩歌，最著名者無疑是《咄咄吟》。其《咄咄吟自序》云：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揚威將軍奕經奉旨進剿寧波夷夷，道出吾蘇，駐節滄浪亭行館。僕投效軍門，荷蒙收隸麾下，隨至浙中。始命入寧波城，偵探夷情，繼命監造火器，尋又帶領鄉勇派赴前敵，終命幫辦文案，入核銷局，查造兵勇糧餉清冊。被逮後，又命列敘軍務始末，繕具親供，備刑部入奏，故於內外機密，十能言其七八。顧一載之中，委蛇戎馬間，毫無建豎以爲涓埃之報，愧已！而獨有所不能解者：當其初，糧餉未足，兵勇未集，器械又未備，利不在速戰，而督撫促戰之使日三四至，即將軍

亦若大功可唾手成。乃一經小挫，衆心渙散，不復整齊之以圖再舉，而坐視暎夷之大肆其毒，是可怪已。且軍興以來，奏撥餉銀，各督撫動謂經費有常，及與暎夷賄和，則竭數省藩運道庫數百萬之多，而不之顧惜，數不足，則設法令紳士捐輸；又不足，則刻期書券，以俟按年發給，若惟恐暎夷之不飽其欲者。夫以此巨餉，何不可戰？即不可戰，何不可守？乃各大臣既甘心與犬羊之族爲城下盟，而將軍亦作壁上觀，不發一語，是更可怪已。他若夷情緩急，郡縣官祇稟報督撫，而不及將軍。凡事民間業已喧傳，而帥府尚須探聽。各督撫既不相咨商，又不相知照，遂至江蘇已經修好，而浙江尚議進兵，歧路彷徨，轉爲暎夷所笑。又若調募兵勇，全無節制，驅之使戰，遇賊即逃。既潰之後，並不加罰。甚且將軍派某人爲統領，督撫又派某人爲隊長，非但將與兵不相識，並兵與兵亦不相知。此數端殆積弊使然耶？抑權不足以相統而至此耶？雖可解也，而亦可怪也。雖然，國家承平既久，一旦命將出師，徵調絡繹，徭役繁興，固已擾商旅，駭閭閻，人心搖搖，怨黷四起。又況一將出京，從官數十，非若外任督撫，使屬員如臂指，書吏隸役，一一有成例可循。營中則凡事需憑空創起，總理軍機者爲印務處，專管兵籍者爲營務處，主檔冊者爲文移處，主刑法者爲文案處，以及糧臺、支應局、翼長等處，一處派官三四員，一員帶供事戈什哈及幕友、家丁十餘人。一城之中，忽添此數十官員，而且將軍之外，復有參贊；參贊之外，復有欽差；欽差之外，復有小欽差。彼其麾下亦各有印務、營務、文移、文案等處，體統愈尊，則郡縣官之供應愈煩；郡縣官之供應愈煩，則督撫之袒護愈甚。又況隨員之中，良莠不齊，廉墨並立，非其親戚故舊，即係出京時王公大臣所推薦，不得不委曲瞻徇，而其人直視軍營若利藪，法紀聲名，罔所顧慮。督撫乃咎及主帥而非薄之，郡縣官又迎合上官之意旨而詆諆之，或且阻擾之。於是，主

客相齟齬，滿漢相傾軋，文武相推諉，兵民相疑忌，而主帥遂成怨府矣！幸而得勝，猶可箝衆口，一不勝，而訕笑滿前，轉若以喪師爲快。此欲求免於共事者之見侮且不可得，何暇謀敵？噫！同爲國家大臣，而以睚眦之忿，自分畛域若此，是誠何心哉？然使爲之帥者，申明賞罰，訓練士卒，結之以腹心，馭之以智術，濟之以威權，激厲衆志而作之氣，猶可說也。而又不出此，今日議戰，明日議和，務求一萬全之策，惴惴焉不敢輕於一決，究之敵東亦東，敵西亦西，蒼黃應援，疲於道路，卒使海疆數千里，逆焰如沸羹，幾幾不可撲救。此固近日行軍之通弊乎？而實誰之咎哉？計自將軍南下，以至蕞事，徵兵一萬一千五百人，募鄉勇二萬二千人，用餉銀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兩，籌畫一載，而卒收功於通商之議，惜哉！僕本書生，不習國家例案，何敢妄置一詞！然軍旅之中，聽觀所及，有足長膽識者，暇輒紀以詩，積久得若干首，加以小注，略述原委，分爲二卷，題曰《咄咄吟》，言怪事也。今軍務既竣矣，回憶前事，歷歷具在，其果可解也耶？抑不可解也耶？姑筆諸書，以俟夫後之解之者。

此等官員、此等軍隊、又此等離奇怪事，戰爭焉有不敗之理？得此等經歷、此等見聞、此等血淚感觸而成，詩歌焉能不沉痛之至？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阿英選編《鴉片戰爭文學集》，錄入其中部分詩作後，《咄咄吟》已成近代文學研究之顯學，無需我再加贅言。《咄咄吟》成書後，貝青喬友朋輩多有題贈，詩人自己又成四絕贈答友人，其中有云：“礮雲三載結邊愁，大纛臨風帶血收。重見吳姬村店裏，太平軍士滿壚頭。”真是痛定思痛。又謂“倘教詩獄烏臺起，臣軾何妨竄海南”（《自編軍中記事詩二卷爲咄咄吟朋舊多題贈之作賦此爲答》），深知詩歌內容多有犯忌觸諱，因此詩人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其實，貝青喬反映鴉片戰爭之詩歌，除《咄咄吟》一百二十首外，其餘尚有不少收錄在《半行庵詩存稿》中。有些詩作於赴浙東前綫之前，如《辛丑正月感事》、《雜歌九章》等，是可知貝青喬參軍報國，並非一時衝動。而在浙東軍中所寫其他詩篇，如《過餘姚縣》、《入寧波城》、《駱駝橋紀事》、《慈溪大寶山過金華協鎮朱貴及其子昭南陣亡處》、《過長溪寺投嶺下農家宿》、《歸家作》、《將重之浙營酬程丈庭鷺枉贈之作》、《和銀沆幕夜四絕》、《讀宋史》、《幽懷》等，或記述戰事，或哀悼英烈，或感歎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讀後令人唏噓。其《踰雁門嶺》云：

天上下將軍，銜枚走夜分。礮枯兵飲雪，山響虜燒雲。凍
吹揚征鼓，寒棱掣戰裙。明朝爭獻誠，幾隊策高勳？

寫戰前軍中之緊張又看似寧靜之氛圍，激昂慷慨，堪比高適、岑參。而在浙東軍中，貝青喬所見也並非全是咄咄怪事。《半行庵詩存稿》中，有《軍中雜詠詩》十八首，記述的便是可歌可泣的戰死疆場的衆多犧牲者的事蹟。如其一云：“羶礮腥崗鬱崔嵬，萬里迢迢赴敵來。奮取螯弧誇捷足，百身轟入一聲雷。”是詩自序謂：“大金川八角礮屯土司阿木穰所帥屯兵最勇猛，攻賊寧波西門，爲頭隊，首當夷礮，與土守備哈克里，及屯兵四卡松等百人駢死城內。”少數民族官兵奮不顧身、英勇殺敵的壯舉，表明中華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機面前，所表現出的團結一心、同仇敵愾的氣概和力量。《軍中雜詠詩》其餘篇章，大抵如此。

二

道光二十三年(1843)，貝青喬父親亡故。之後，貝青喬又依照傳統禮制在家守孝。直至除孝服後，方真正開始了所謂“橐筆依